

乾隆皇帝

【第一卷】

风华初露

◆ 系列长篇小說

二月河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乾隆皇帝

◆系列长篇小说

二月河／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风华初露

【第一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乾隆皇帝 1. 风华初露/二月河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0. 9

ISBN 7 - 80623 - 227 - 3

I . 乾… II . 二…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总代理

开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6.625

字数 396000 印数 1—15000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7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本书作者于2000年3月在美国纽约荣获“最受海外读者欢迎的中国作家奖”（上图获奖证书，右图为奖杯）





作者简介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当代著名历史小说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45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自青年时期就酷爱读书。遍览诸子百家、经史典籍，尤其对清史和红学颇有研究，造诣深厚。近十几年潜心创作“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洋洋五百万言。以其广博深邃的历史社会内蕴，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磅礴大气、波谲云诡的叙事布局等独具的艺术魅力，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其中前两部已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还荣膺“河南省政府首届优秀文艺成果奖”，《雍正皇帝》入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历史小说类），并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压轴作品”。2000年3月，“美国中国书刊音像制品展览会”组委会授予二月河“最受海外读者欢迎的中国作家奖”。

《乾隆皇帝》共六卷，是二月河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之后的第三部，也是篇幅最大、作者花费心力最多的一部。

本书描写的是，雍正死于非命，时年二十五岁的乾隆继位。他胸怀大志，要做超迈千古之帝，一心开创大清盛世。他坚持推行“以宽为政”的施政方略，革除前朝苛政。重视直臣能吏，简拔新秀，整顿吏治，对贪官污吏严加惩处。他励精图治，蠲免赋税，使民休养生息，并不断微服私访，体察民情，派能吏赈灾济民，杜塞乱源。先后进军大小金川、西域和台湾，平息叛乱。让纪昀主修《四库全书》，以收束笼络天下士子之心。乾朝逐步走向生业滋繁的隆盛之世。但与此同时，地土兼并矛盾愈演愈烈，官场贪贿荒淫糜烂不堪，且边患不已，危机四伏，树大中空，加上晚年乾隆好大喜功，多有失政，又任用和珅等佞臣，黜退贤良，国势逐渐江河日下。

二月河在书中描绘了乾朝广阔的社会场景。上至庙堂之高，下至江湖之远，宫闱、闺阁、市井、乡野、沙场、行院……无不涉及，展现了乾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风云变迁，浸润着丰富深厚的文化意蕴，堪称清代中期的一部百科全书。同时作者将政治斗争的权谋机变、军事战场的运筹帷幄、文人儒林的形形色色、世情的炎凉百态琢磨得玲珑剔透，表现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是二月河目前最为成熟的一部长篇力作。

目 录

一	申家店伙计戏老板 雷雨夜府台杀道台	(1)
二	钱师爷畏祸走山东 贺夫人鸣冤展罪证	(11)
三	李又玠奉调赴京师 张衡臣应变遮丑闻	(21)
四	天生不测雍正归天 风华正茂乾隆御极	(31)
五	慰老臣品茶论宽政 动春情居丧戏父嫔	(41)
六	杨名时获释赴京师 张广泗奉旨定苗疆	(52)
七	杨太保奉诏主东宫 傅六爷风雅会名士	(62)
八	行酒令曹雪芹展才 念旧情乾隆帝夜访	(72)
九	闻哭声乾隆查民情 住老店君臣遇异士	(81)
十	吴瞎子护驾走江湖 乾隆帝染疴宿镇河	(89)

- 十 一 拗孝廉贡院求面试
病举人落魄逢贫女…………… (101)
- 十 二 曹雪芹喜得知音女
刘统勋宣旨狱神庙…………… (111)
- 十 三 金殿传胪状元疯迷
苗疆报捷罪臣蒙赦…………… (123)
- 十 四 议宽政孙国玺晤对
斗雀牌乾隆帝偷情…………… (133)
- 十 五 傅国舅夜访紫芝堂
刘侍郎上章戒权臣…………… (142)
- 十 六 娟娟女逞技石家庄
钦差臣赋诗中秋夜…………… (152)
- 十 七 月好不共有钦差长叹
临终献忠心皇帝抚孤…………… (163)
- 十 八 谈吏事钱度受皇恩
问病因乾隆查宗学…………… (173)
- 十 九 越牢狱县令作人质
平暴乱阿桂巧用兵…………… (181)
- 二 十 屠户女督课落榜人
曹雪芹击盂讥世事…………… (191)
- 二十一 议减租君臣论民政
吃福橘东宫起事端…………… (202)
- 二十二 杨名时遭鸩毓庆宫
不逞徒抚尸假流泪…………… (213)
- 二十三 刑部院钱度沽清名
宰相邸西林斥门阀…………… (223)
- 二十四 振乾纲鄂善刑酷吏
赐汤锅皇帝卖人情…………… (235)

二十五	乾清宫严词训廷臣 眷本处密旨捕刘康	(246)
二十六	刘统勋莽闯庄王府 老太后设筵慈宁官	(255)
二十七	咸若馆棠儿诉衷肠 乾清宫国舅议朝政	(265)
二十八	刑部验尸案中生案 相府谈心话里藏话	(276)
二十九	法外刑元凶受诛戮 势利情李卫遭窘辱	(287)
三十	护漕运青帮受恩封 谈情思玉儿断痴梦	(297)
三十一	儒雅天使侃侃垂训 刚愎将帅越俎代庖	(307)
三十二	智通判献策钦差府 勇傅恒击鼓巡抚衙	(317)
三十三	出奇兵奔袭马坊镇 查敌情暂住天王庙	(328)
三十四	范高杰败走恶虎滩 娟娟女济贫老河口	(340)
三十五	念旧情娟娟女吞金 争战功范高杰受惩	(351)
三十六	护短贪功骄帅陷功臣 承颜孝母皇帝说梦事	(364)
三十七	巧舌诡辩振振有词 绘声绘色阴气森森	(375)
三十八	太后训子絮语叨叨 御妹告状羞颜答答	(385)

- 三十九 十八皇姑行权使威
格格额駙入覲报警…………… (396)
- 四十 枢臣府君臣议军政
伪奏折一纸惊帝心…………… (406)
- 四十一 赐铁尺嘱托管子弟
谈铜币筹划办铜矿…………… (417)
- 四十二 乾隆帝漫撒“规矩草”
高大庸巧献“黄梁膳”…………… (429)
- 四十三 刘统勋解疑访李卫
墨君子论盗会学政…………… (439)
- 四十四 尹继善泛舟歌侑酒
刘啸林闲赋讥时文…………… (448)
- 四十五 卢鲁生作祟入法网
鄂钦差愚昧代行权…………… (460)
- 四十六 乾隆君微行访太原
王县令风雪察民情…………… (471)
- 四十七 邂逅相逢再叙旧情
三堂会审立斩钦差…………… (483)
- 四十八 公子失意咏诗怀旧
天威震怒调兵防患…………… (497)
- 四十九 葛丰年率兵擒阿哥
乾隆帝谈笑清君侧…………… (507)
- 五十 宽严相济政治清平
情理互悖割爱忍痛…………… (517)

一 申家店伙计戏老板 雷雨夜府台杀道台

眼下已立过了秋，可天气丝毫没有见凉的意思。接连几场大雨都是旋下旋停。晴时，依旧焰腾腾一轮白日，晒得地皮起卷儿。大驿道上的浮土像热锅里刚炒出的面，一脚踏上去便起白烟儿，焦热滚烫，灼得人心里发紧。德州府衙坐落在城北运河岸边，离衙一箭之地便是码头，本是极热闹的去处，但此刻午后未末时分，栉比鳞次的店肆房舍虽然都开着，街上却极少行人。靠码头东边申家老店里，店老板和三四个伙计袒胸露腹地坐在门面里吃茶打扇摆龙门阵。

“哎，你们听说没有？”一个伙计一手挥扇，另一手搓着瘦骨嶙峋的前胸，把一条条黑腻腻的汗灰捏在手里摆弄着，口中说道，“德祥老店分汤，兄弟三个昨个打了一仗。老二老三合手臭揍了马老大一顿，嘻嘻……我去瞧时，已经热闹过了，三兄弟赤条条的，浑身血葫芦一样，三个婆娘各搀着自己当家的对骂，一锅老汤都翻泼到院里。哎呀呀你没见，老二家媳妇那对大白奶子、老三家娘儿裤子扯到大腿根儿……”说着，似乎犯了馋虫般咽地咽了一口口水。

一直半躺在竹凉椅上闭目摇扇的申老板听得扑哧一笑，说道：“小路子，你很该上去拉拉架，就便儿把鼻子凑到大腿根闻闻香……”小路子打趣道：“罢罢，我可不敢沾惹，瘦得鸡精价，搁得住她折腾？倒是申老板压上去，肉山叠肉山，才压出味道呢！再不然就是咱们郝二哥，一身横肉丝儿，满是横劲，

准保打发那三个女人眉开眼笑浑身舒坦！”

坐在门口晾风的郝二哥用扇子拍了小路子脑门一下笑道：“上回你妈来看你，我看她长得就可人意儿。怎么样，认个爹吧？”一句话说得众人哄堂大笑。申老板笑得浑身肉打颤儿，半晌才坐起身来，用手抚着厚得叠起的肚皮，叹道：“那是一锅正德老汤，传了一百多年了，儿孙不争气，说翻就翻了个干净。咱们德州扒鸡，老德祥马家的是数一数二的正宗——房子失火端了老汤逃，是扒鸡行的老规矩。为分家砸了老汤锅，真真是败家子。瞧吧，他们还要打官司，热闹还有看的呢！”

几个人听了便不言声。德州扒鸡驰名天下，不但山东，就是保定、河南的达官贵人请客筵宴，也常用驿道快马传送，每年秋季还要贡进皇宫御用一千只。鸡好吃全凭一锅汤，那卤汤锅都是十几代传下来，做鸡续水从不停火。做鸡人家分家，不重浮财，就看重那锅卤汤。如今老德祥家竟为分汤不均砸了汤锅，连开旅店的申老板也不免皱眉惋惜。他粗重地喘了一口气，说道：“汤锅已经翻他娘的了，还打屁的官司！论起来他们老马家也红火够了，就靠前头祖上挣的，这辈子也吃用不了——放聪明点和和气气分了浮财房产，各自安生重新支起汤锅，过几年仍旧生发起了。咱们刘太尊是什么好官？巴不得满府里都打官司，一竿篱捞完德州烧鸡还不甘心呢！”说着吩咐小路子：“把后院井里冰的西瓜取一个，今儿这天热得邪门，这时候也没有客人来投宿，正好吃西瓜解暑。”小路子喜得一跳老高，一溜烟儿去了。

几个人破瓜大嚼，舔嘴咂舌，满口满肚皮淌瓜水、贴瓜子儿。正自得意，后院侧门吱呀一响，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汉子，四方脸小眼睛，面皮倒也白净。一条大辫子又粗又长，梳得一丝不乱，随便搭在肩上。大热天儿还穿着件靛青葛纱袍，腰间系一条玄色带子，显得精干利落，毫不拖泥带水。只

左颊上一颗铜钱大的黑痣上长着猪鬃似的一绺长毛，让人怎么瞧怎么不舒服。申老板见他出来，呵呵笑着起身，打着瓜，让道：“是瑞二爷！狗伸舌头的时辰，屋里多凉快呐！您穿这么齐整要出门？来来来……吃瓜吃瓜……井水冰了的，森凉，又沙又甜，吃一块再去！”

“不用了。”瑞二爷阴沉沉一笑，说道，“我们贺老爷顷刻要去府台衙门拜客，这左近有没有杠房？我去觅一乘凉轿。”正说着，侧门那边一个人一探身叫道：“瑞二！贺老爷墨使完了，你顺便买两锭回来。”瑞二回身大声道：“省得了！曹瑞家的，告诉老爷，这店里有冰凉的瓜，老爷要用，叫他们送进去一个！”

申老板和几个店伙计不禁面面相觑：府台衙门一抬脚就到，还用得着觅轿？这个姓贺的客人带着瑞二、曹瑞两个长随，在店里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从来都是独出独归。说是“做生意”，却不和生意人往来应酬。住的是偏东小院，一天二钱银子的房租，每天吃青菜豆腐，都由二瑞执炊做饭，说句寒碜话，还比不上进京应试的一班穷孝廉，怎么突然间就变成了“老爷”，要堂皇打轿去府台衙门“拜客”！瑞二见众人瞠目望着自己，含蓄地微笑一下，说道：“实不相瞒，我们爷是济南粮储道，奉了岳抚台宪命来德州查亏空的。如今差使已经办完，这几日就要回省。你们侍候得好，自然有赏的。”

“哎哟！”申老板惊得从躺椅上跳起身来，略一怔，两眼已笑得弥勒佛似的眯成一条缝，“简慢了您呐！没成想我这小店里住了这么个大贵人，怪不得前日夜里梦见我爹骂我瞎眼，我这眼竟长到屁股上了——轿子有，出门隔两三家就是杠房。这么热的天儿，您二爷也不必走动——郝二的，愣什么，还不赶紧去给贺老爷觅轿？”说着亲手拂了座椅请瑞二坐，一边穿褂子，一边吆喝着小路子：“还不赶紧再去取两个瓜，这里再切一个，给贺大人送进去一个！”

众人忙乱着,有的觅轿,有的取瓜,还有两个小伙计拾掇方才吃过的瓜皮,赶苍蝇抹桌子扫地,申老板没话找话地和瑞二攀谈套近乎。不到一袋烟工夫,一乘四人抬竹轿已在店门口落下。瑞二满意地点点头,正要进去回禀贺道台,东侧门一响,曹瑞在前,后头果然见贺道台一身官服,八蟒五爪的袍子外套雪雁补服,蓝色涅玻璃顶子在阳光下烁烁生光,摇着四方步徐徐出来。众人眼里都是一亮,早都长跪在地,申老板口中喃喃说道:“道台大老爷恕罪,在我这小店住了这么多日子,没有好生侍候您老人家,连个安也没过去请。您老大人肚量大……”

“没什么,都起来吧。”贺道台温和地说道,“我没说,你不知道,有什么可‘罪’的?就是怕人扰,我才不肯说,相安无事各得其乐不好?曹瑞记着,明儿赏他们二十两银子。”他说话声音不高,显得十分稳重安详,只是中气有点不足,还微微带着痰喘,清癯的瓜子脸上带着倦容。一边说,一边漫不经心地出店坐了轿,轻咳一声道:“升轿,去府衙。瑞二去先禀一声刘康,说我来拜会他。”

“人家这就叫贵气!”申老板望着逶迤远去的轿子,悠悠地打着芭蕉扇说道,“你瞧这份度量!你听听人家这些话!你忖度忖度人家这气派!当初进店我就看他不像个生意人,而今果不其然!”小路子在旁撇撇嘴笑道:“申六叔,你不是说人家像是三家村里的老秀才,不安生教书,出来撞官府打抽丰的么?”申老板被他挑了短处,照屁股打了小路子一扇子:“别放你娘的狗屁了,我几时说过这混账话?别都围这里咬牙磨屁股了。郝二带这几个小猴儿去东院,屋里屋外给贺爷打扫一遍;小路子出去采买点鱼肉菜蔬,再到张家老铺订做两只扒鸡——要看着他们现宰现做。贺老爷回来,咱们作个东道,也风光风光体面体面!不是我说,前街隆兴店前年住过一个同知老爷,就兴得他们眼窝子朝天。如今咱们这里现住着个道

台爷！”说着，腆着肚子得意地挥着扇子回自己账房去了。

但申老板他们白张罗了半天。贺道台直到深夜，天交子时才回店来。同行的还有知府刘康，带着一大群师爷衙役，竟是步行过来。到了店门口，所有衙役都留下等候，只有刘康亲自送他进东院。申老板预备的两坛子三河老醪，一桌丰盛的席面，都便宜了等候刘康的那班公差。

小路子中午吃了一肚子西瓜，晚饭后又汲了两桶井水冲凉，当时觉得挺痛快，待吃过晚饭，便觉肚子里龙虎斗，五荤六素乱搅，吃了两块生姜，仍然不顶事。只好一趟又一趟往东厕所跑。待到贺道台回来，他咬着牙挣扎着往东院里送了两桶热水，眼见太尊陪着道台在上房屋里说话，院门口又有府台衙门李瑞祥守着。一来是不敢，二来也确实不好意思再进东厕，只好在自己下处躺了，强忍了半个时辰，脸都憋青了，还不见刘康离去。急切中只好起来，捂着肚子踉踉跄跄地一直奔到后院。在水井旁萝卜畦中来了个长蹲。小路子觉得肚里松快了些，提起裤子仰头看天，天墨黑墨黑的，原来不知从什么时辰起已经阴了天。

一阵凉风袭来，小路子打了个寒噤，便听到车轮子碾过桥洞似的滚雷声。他挪动着又困又麻的两腿正要出萝卜地，突然从东院北屋传来“啪”的一声，好像打碎了什么东西，接着便听到贺道台的声气：“你这样死纠活缠，我越发瞧你不起！既然你不愿辞退，今晚我高卧榻上，只好请你闷坐苦等，等我睡醒，再接着和你打擂台！”

“这么大人物儿还拌嘴么？”小路子好奇心陡起，想想反正现在正跑肚子，不如索性守在萝卜园里倒便当。他借着一隐一闪的电光，蹑手蹑脚地蹚过萝卜畦埂，在凉风中簌簌发抖的他潜到北窗下，坐在老桑树下的石条上。呆了好一阵没听见屋里有动静，忍不住起身，用舌尖舔破窗纸往里瞧。

屋里光线很暗，只炕桌上有一盏瓦制豆油灯，捻儿挑得不

高，荧荧如豆的灯焰儿幽幽发着青绿的光，显得有点瘆人。小路子眯着眼盯视许久才看清，贺道台仰卧在炕上，脸朝窗户似乎在闭目养神，曹瑞和瑞二背靠窗台，垂手站着，看不清神色。刘康没带大帽子，一手抚着脑门子一手轻摇湘妃竹扇在炕沿下徐徐踱步。靠门口站的却是衙门里刘康的贴身长随李瑞祥，也是沉着脸一声不吭。

“我并不要与贺观察您大人打擂台。”良久，刘康像是拿定了主意，扬起脸冷冷盯着贺道台，嘴角带着一丝冷酷的微笑，徐徐说道，“你走你的济南道，我坐我的德州府，本来井水不犯河水，是你大人不远千里到这里来寻我的晦气。我就不明白：亏空，哪个府都有；赃银，更是无官不吃。你何苦偏偏咬住我刘某人不松口？你到底心里打的什么主意，想怎么办？！”

贺道台眼也不睁，大约太热，扇了两下扇子才道：“你说的没有一句对的。我是粮储道，通省银钱都从我手里过，要弄钱寻不到你刘康头上。德州府库里原来并不亏空，你到任不足三年，短少了十三万一千两。你说是火耗了，我看是人耗，所以我要参你——至于天下无官不贪，这话你冲雍正爷说去。我只是朝廷一只小猫，捉一只耗子算一只。拿了朝廷的养廉银，吃饱了肚皮不捉耗子，能行？”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刘康狞笑道，“我算清官呢！干脆点说吧，你要多少？”

“我不要。”

“三万。”

“……”

“五万。”

“……”

“六万！不能再多了！”

躺在炕上的贺道台“嘻”地一晒：“我一年六千两养廉银，够使的了。那六万银子你带进棺材里去！”这句话像一道闸

门，死死卡住了话题，屋子里顿时又是一阵沉寂。小路子此时看得连肚子疼也忘记了。忽然一道明闪划空而过，凉雨飒飒地飘落下来。小路子心中不禁暗笑：想不到今晚跑茅房还这么开眼界，又觉得有点内憋，正要离开，却见对面李瑞祥挤眉弄眼朝窗户使眼色，他还以为看见自己偷听壁根，顿时吃了一惊。正诧异间，却见背靠窗台的瑞二从背后给曹瑞手里塞了个小纸包。那曹瑞不动声色，取过炕桌上的茶杯泼了残茶，小心地展开纸包，哆嗦着手指头将包里的什么东西抖进茶杯，就桌上锡壶倾满了水，又晃了晃，轻声道：“贺老爷，请用茶。”

“毒药！”小路子惊恐得双眼都直了，大张着口通身冷汗淋漓，竟像石头人一样僵立在窗外，连话也说不出！那贺道台懒洋洋起身，端起茶杯。

“我端茶送客，杯子摔碎了，你也不肯走，此刻，我只好端茶解渴了。”贺道台语气冷冰冰的，举杯一饮而尽，目中炯然生光，冲着刘康说道，“我自束发受教，读的是圣贤书，遵的是孔孟道。十三为童生，十五入学，二十岁举孝廉，二十一岁在先帝爷手里中进士。在雍正爷手里做了十三年官，也算宦海经历不少。总没见过你这么厚颜无耻的！此时我才真正明白，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因其不耻于独为小人。你自己做赃官，还要拉上我！好生听我劝，回去写一篇自劾文章，退出赃银，小小处分承受了，我在李制台那里还可替你周旋几句——哎哟！”

贺道台突然痛呼一声，双手紧紧捂住了肚子，霍地转过脸，怒睁双目盯着曹瑞，吭哧吭哧一句话也说不出。突然一道亮闪，小路子真真切切看到，贺道台那张脸苍白得像一张白纸，豆大的冷汗挂了满额满颊，只一双眼憋得血红，死盯着自己的两个仆人，半晌才艰难地说出几个字：“我遭了恶奴毒手……”

“对了，贺露滢！”曹瑞哼地冷笑一声，“咱们侍候你到头